

60 小说连载

(十八)马滑霜浓,津城遗梦

酒足饭饱,生意上又达成了共识,大家兴高采烈地出了粤唯鲜。包博想打个出租回北京。沙总忙拦住他说:“这都什么节气了,立冬了。京津高速一到夜里就起雾上霜,尤其前两天又刚刚下过雪。杨村那段路到了晚上雾大到看不见前面的车。你看看,现在夜里肯跑长途的出租都是农村来的,司机二把刀,别提多危险了。我说你们今天还是住下吧。明天我让司机送你们回北京。”沙总这两年常跑京津之间,所以对路况颇为熟悉。

京津塘高速公路路窄车多雾大,1991年开通十多年来已经有200多人丧生轮下,伤者千余。平均一个半月就送命一条,伤五人,是中国著名的“死亡之路”。但是包博说他没带护照,没有身份证件怎么住店啊?沙总一副笃定的样子说:“不用。到了天津还用证件?!我们在利顺德有长期包房,让他们再给增加两个房间不就行了么?对了,利顺德里有一个房间是班禅大师住过的,里面供了一尊班禅大师请来的金佛,特别灵!邓亚萍比赛前一拜这个金佛肯定赢球拿冠军。咱们明天上午一起去拜一拜,保证咱们的项目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说着他吩咐老仁给利顺德打电话落实房间的事情。

包博看了看银倩,银倩眼睛向上翻着,一副心安理得而又无所谓的样子。这时沙总的司机把他的宝马760开过来了。沙总说:“你们二位先回饭店休息。我坐老仁的车,出去还要办点事情。”

包博和银倩上了沙总的宝马760。沙总、马总、江秋沫上了老仁的奥迪。车子刚一启动,银倩就憋不住地质问包博:“不是说好了不给股份的吗?你怎么……”

包博在座位上一把拉住银倩的手,银倩一愣,身体也下意识抖了一下,包博向前排司机的方向递了个眼色。银倩才想起来这是沙总的车和司机。银倩把头扭向窗外,看着天津的夜景,一言不发。包博松开了银倩的手,银倩反而紧紧地握住了包博的手。他们两个就这样在黑暗中在车后座上手握着手,谁也不说话,一直到了利顺德饭店。

1860年,也就是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了北京,一把火烧了圆明园,还扬言要把紫禁城也烧了。逼得清政府《天津条约》上续增条款,包括割让九龙给英国,把天津辟为通商口岸,甚至允许外国人贩卖人口。于是英国人在天津设租界(British concession)盖房子、办马场、建教堂,就和到自己家了一样。

那一年清文宗咸丰皇帝一听洋鬼子打来了,以“西狩”为名吓的屁滚尿流地跑到了承德避暑山庄。第二年的八月连吓带气就死在了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彻底爽了!咸丰的长子载淳继位,年号同治,也就是“两宫同治”垂帘听政的意思。当时同治他妈,也就是垂帘听政的慈禧才27岁。转年是同治二年,即1863年,英国圣道堂(The New

Connexion),即后来的循道公会的牧师约翰·殷森(John Innocent)用在天津布施得来的600两纹银,和英国领事签了一个英国式的土地官契(Crown Lease),在海河边上英租界的河坝道,今天叫台儿庄路,租了一块地建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外商独资宾馆。饭店名字没有按Innocent的意思翻译成“幼稚大饭店”。而是按谐音,经高人指点于孟子训儒家士子为人之道的格言“利顺以德”中取出三个字,于是有了今天的“利顺德大饭店”。

后来饭店不断扩建,1886年,殷森德和天津高林洋行华人粤籍买办梁炎卿以及英租界工部局董事长英籍德国人德琳琳(George Detring)等人集资将饭店改建为三层带转角塔楼的英国古典风格的建筑。1924年又在北侧盖起了一座四层高的钢混结构的英式建筑。又过了60多年,改革开放了,1987年天津旅游局又在主楼东侧面向海河的方向建了一座不伦不类的七层高的现代钢筋混凝土的新楼,把一个好好的英式建筑的风韵全给淹没了。

历史上利顺德是名流荟萃之地。1899年2月,后来当上了美国第31任总统的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带着他新婚第二天的太太,也就是他斯坦福大学的女同学Lou Henry乘船来了天津,成为最早来中国打工的外派工程师,后来他成了英商墨林公司(Morling & Co.)的代理人。他们在天津就住在利顺德的309房间。他们没想到第二年正好赶上天津闹“庚子拳乱”,差点没让“扶清灭洋,刀枪不入”的义和拳民给拿了性命,所以第二年他们就跑去了伦敦。名著《雷雨》中的周家老爷原型周学熙就是胡佛在开(平)滦(州)煤矿竞争和合并的对手和伙伴。1915年云南都督蔡锷蔡松坡带着艺妓小凤仙从袁世凯眼皮底下逃到天津,住进了利顺德。后来蔡锷只身潜回昆明发动了讨袁护国运动,小凤仙据说后来流落到了东北。1924年宣统皇帝溥仪被“基督将军”冯玉祥赶出紫禁城,带着金银细软住到了天津,他没事儿就带着皇后婉容、淑仪文秀到利顺德吃“御膳”、跳洋舞。民国历史上六位大总统,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和曹锟都在这里住过。段祺瑞、梁启超、宋教仁、黄兴、还有日本的伊藤博文……好像民国历史上的名人都住过利顺德。

宝马760停在了海河边的饭店正门,包博和银倩下车,刚上台阶,饭店的大堂副理已经迎了出来,以带有天津口音的普通话热情地说:“是孙先生和银

回国驯火记

Taming the Chinese Fire

作者:安普若



编者按:《回国驯火记》又名《回国训火记》,是一部表现海归沉浮,新潮时尚,商战阴谋,名人八卦的小说,本报曾进行连载,现应众多读者要求继续刊登发表。

小姐吧?欢迎,欢迎。”然后吩咐门口的门童:“帮客人拿行李。”行李生从司机手里接过来银倩的杜妮安柏克(Dooney & Bourke)公文包,这是他们两个唯一的行李。这时包博特地又绕回到车子的另一边和沙总的司机握了手并谢谢了他,搞得司机特感动。包博在这些小地方永远是滴水不漏。

大堂副理看上去不到30岁,穿了一身黑色西装套裙,白衬衫领子翻在外边,很老旧的打扮。大堂副理人长得挺漂亮的,只是一笑漏出了一排天津这种劣质饮水环境中长大的孩子特有的氟斑牙。

银倩好是纳闷:怎么今天走到哪里都有人能认出来她呢?大堂副理看着银倩疑惑的眼神说:“刚才仁总打电话来,让我给二位把房间安排。仁总说您二位都是从国外回来的,倍儿有文化,倍儿喜欢历史,所以特地让我给您二位安排在我们饭店的后楼。”这话说是事实,可是包博听着却直起鸡皮疙瘩。

“我给您二位安排在我们的后楼,就是老楼,一个是215房间,一个是322房间。215房间是以前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住过的。322是梅兰芳住过的,是一个套房,是我们给银小姐免费升级的。这两个房间我们平时可都不对外开放啊,都是保留了当年历史的原貌。刚才仁总来电话太晚了,今儿个又是周末饭店满员,所以我们特地把保留的房间都拿出来了。”说着大堂副理把215房间的门卡递给了包博,把322房间的门卡递给了银倩。并从口袋里拿出了名片分别递给了包博和银倩。

包博看了一眼名片,名片背面印着利顺德的老楼和一辆欧式的老马车,下面写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字样;名片的正面上印着烫金的帆船以及姓名和地址。

包博说:“刘小姐,多谢了!我们还不用登记啊?”

“不用了。仁总他们公司在我们这里有长包房。帐也由他们公司结,所以不用登记也不用押金了。哦,对了,你

们的房间是包早点的,早点在一楼西餐厅。您了二位这边请!”刘小姐一边说一边送他们往后楼走。

银倩这时还是憋不住地问:“刘小姐好眼力啊。怎么一下就认出我们的呢?”刘小姐笑着说:“沙总的挂‘驴逼’牌照的大宝马,天天在我们饭店进进出出的,我们都认识了。”包博一愣,心想天津女孩说话真生猛,怎么这话都说出来了呢?银倩看到包博略显惊讶的眼神,笑了笑:“你想想什么?”

沙总的车牌是青岛的,鲁B。”这话一说,刘小姐也不好意思地笑了。包博心里想:中国语言太丰富,现在这车牌也太容易让人误会,尤其让天津口音重一点的人念。江西赣州的牌照成了“赣B”,难怪蒋经国那么洁身自好的人去了那里也出事儿;黑龙江齐齐哈尔的牌照和海南三亚的牌照就更别提了,听起来就像骂人。

送到后楼口,包博和银倩谢过了刘小姐。刘小姐说句天津人爱用的告别语“有嘛事儿找我”就离开了。这个笑话一闹,银倩的心情开始好了起来,脸上也开始多云转晴。包博说:“这么早上去也睡不着觉。房间里除了两瓶矿泉水什么也没有。咱们在这里喝会儿茶吧。”包博主要是想把今天这个deal(交易)给银倩解释一下,省得她再冷不丁又打横炮。

利顺德的前楼和后楼之间是一个茶座,取名“茗雅茶舍”,中国式的竹楼庭院装潢,一副江南竹林风情。包博给了门童20块钱小费,把房卡钥匙也给他,让他把自己的大衣还有银倩的大衣和公文包全都送到楼上215房间去。他和银倩找了一个清静的位子坐了下来。服务员小姐送上了用蜡染印花布作封面的茶单,问他们要喝什么茶。包博对茶叶不是十分内行,就对银倩说:“随便什么茶,你看着点吧。只是不知道天津的水还是不是那么brackish(微咸,味道不好)?”包博可能不知道天津已经不喝海河水了。

“你们男人当然最爱喝碧螺春喽。康熙不就是最喜欢碧螺春吗?尤其是用女人香胸擦过的。”银倩掩饰不住面带坏笑。

包博于是对服务员小姐说:“那好,就要用女人香胸擦过的碧螺春。”

“先生,我们……我们这里……没有……没有你要的那种碧螺春。”服务员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吞吞吐吐不好意思地说,说完了自己反而低了头有点难为情。

银倩知道包博又开始发坏,逗人家小服务员,给人家hard time(难看),就给服务员解围的说:“别理他。就给他

拿今年雨前的碧螺春新茶。给我拿盒龙雀舌。”

包博马上一脸无邪地接过去茬说:“哦,对,对,就是乳前碧螺春,乳前碧螺春。”

“你耳朵上火了,是雨前,不是乳前,OK?你怎么总那么会捣乱呢?”银倩假装生气的样子,可是嘴角却还是掩盖不住地向上翘着。

一会儿,服务员端上来一个木制的托盘,然后把装在精巧的小铁桶里的茶叶倒在盖子上,让包博过目。只见茶叶形如铜丝条,螺旋形,浑身毛,清香扑鼻,是上等的碧螺春。服务员先用电磁水壶倒开水进细高的玻璃杯中,洗了一下杯子。然后倒满七成的热水,把茶叶放进去。随着茶叶一点一点被开水冲泡开,玻璃高杯中犹如白云翻滚,雪花飞舞。一股鲜浓的香味随着水汽飘了上来,沁人心脾。

包博对服务员说:“应该是ladies first(女士优先)的。”他示意应该先给银倩沏茶。国内的服务员没有女士优先的习惯,总是看谁来头大就先服务谁,包博有些不习惯。服务员一提醒才想起来,显得有些尴尬。

银倩故意嘟嘟地说一句“老爷,您先请”,算是替服务员解脱了尴尬局面。银倩要的金龙雀舌,外形犹如麻雀的舌头,一芽两叶。开水冲泡后汤色清澈,香味清幽,芽苞明亮,朵朵直立于杯底,十分壮观。

沏好茶,银倩两手抱着茶杯,看着杯中根根向上直立的雀舌不说话,刚刚阴转多云,现在好像又由晴转阴了。包博心里说,这女人一天到晚喜怒无常,说不定又是为给沙总那5%固定回报的事情不高兴,于是就开始解释说:“其实我们以后还有许多事情要沙总帮忙。而且5%是净利润的5%,也没有多少。更何况我们现在短信和网游的项目还没……”

“他们为什么叫你浪子燕青?”银倩忽然冒出这么一句打断了包博的话。

包博想起沙总把银倩叫做的李师师的事情,但是不想当面搬弄是非,就说:“开玩笑,你还当真了?”

“哼!”银倩越想越气,“他们还不是骂我是婊子?我就是李师师又怎么了?当初他们还不是求着我,走我的关系吗?哼!现在背后骂我,还挑拨你,让你当燕青!”

包博看银倩这么生气,不便接话。银倩两眼盯着茶杯,低着头,她越想越委屈,眼圈开始有些发红。包博赶紧安慰她说:“嘿,你不是想要开发区这个项目吗?今天咱不是把这个项目拿下来了吗?你怎么反而不高兴了呢?”

银倩扭过头去看着别处,小声地说:“其实如果没有你,我也不会争这个项目。我只是想能有一个项目和你一起合作。”

一句话说得包博心里有些酸,包博从桌子这边伸过手去握住了银倩的手。银倩扭过头来看看着包博,小声说:“你不在乎和‘李师师’合作吧?”

(献给拉斯和弗洛伦斯·多尔)

我猜美国每个州立监狱和联邦监狱里,都有像我这样的一号人物,不论什么东西,我都能为你弄到手。无论是高级香烟或大麻(如果你偏好此道的话),或弄瓶白兰地来庆祝儿子或女儿高中毕业,总之差不多任何东西……我的意思是说,只要在合理范围内,我是有求必应;可是很多情况不一定都合情合理的。

我刚满二十岁就来到肖申克监狱。在这个快乐小家庭中,我是少数肯痛痛快快地承认自己干了什么的人。我犯了谋杀罪。我为大我三岁的太太投保了一笔数目庞大的寿险,然后在她父亲送我们的结婚礼物——一辆雪佛兰轿车的刹车上了手脚。一切都正如我的计划,只是没料到她在半路上停下来载了邻居太太和她的小儿子,他们正一起下城堡山进城去。结果刹车失灵,车速越来越快,冲过路边树丛,撞上了一座内战纪念雕像的底座而轰然起火。旁观者说,当时的车速一定超过每小时五十英里。

我也没料到自已居然会被逮住,但我却锒铛入狱,在这里长期服刑。缅因州没有死刑,但检察官让我因三桩谋杀罪而逐一受审,最后法官判了我三个无期徒刑,数罪并罚。这样一来,我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可能有机会假释了。法官还在判决书上说说我罪行重大,死有余辜。的确如此,不过现在这些事都已成过去。你可以去查查城堡岩的旧报纸档案,有关我的判决当时是地方报纸的头条新闻,与希特勒、墨索里尼以及罗斯福手下那些字母开头的特工人员的新闻并列,如今看来,实在有点可笑,也早已成为老掉牙的旧闻了。

你问我,我改过自新了吗?我甚至不知道什么叫改过自新,至少我不晓得那在监狱里代表了什么意思,我认为那只是政

客爱用的字眼,这个词也许有一些其他的含意,也许有那么一天,我会明白它的含意,但那是未来的事了……而监狱里的囚犯早就学会不要去多想未来。

当年的我出身贫穷,但年轻英俊。我让一个富家女暗婚,她出身卡宾街的豪华宅邸,漂亮娇纵,但老是闷闷不乐。她父亲同意让我们结婚,条件是我得在他的眼镜公司工作,“靠自己的实力往上爬。”后来我发现,他真正的用意是要让我随时都在他的监控下,就像管着家里豢养的不太听话、还会咬人的猫狗一样。我的怨恨经年累月,越积越深,终于出手造成了这种后果。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绝对不会重蹈覆辙,但我不确定这样是否表示我已经痛改前非了。

不过,我真正想说的不是我自己的事,而是安迪·杜佛尼的故事。但在我开始说安迪的故事之前,还得先说几件关于我的事情,反正不会花太多工夫。

正如我刚才所说,差不多四十年来,在肖申克监狱里,我有办法帮你弄到任何东西。除了永远名列前茅的香烟和酒等违禁品之外,我还有办法弄到上千种其他东西,给这儿的人消磨时间。有些东西绝对合法,只是在这种地方不易取得,因为坐牢本该是一种惩罚。例如,有个家伙强暴了一个小女孩,还涉及几十件暴露的案子。我给他找了块粉红色的佛蒙特大理石,他雕了三座可爱的雕像,一个婴儿、一个十二岁的男孩,还有一个蓄胡子的年轻人,他称这些雕像为“耶稣的三个不同时期”,现在这些雕像已经成为前任州长客厅中的摆设了。

又或者,如果你是在马萨诸塞州北边长大的人,一定还记得这个名字——罗伯特·艾伦·科特。他在一九五一年,企图抢劫莫堪尼克弗市第一商业银行,结果

那次抢劫演变成血腥事件,死了六个人,包括两个强盗、三名名质,还有一个年轻警察因为挑错时间抬起头来,而让子弹穿过眼睛。科特有收集钱币的嗜好。监狱自然不会准他将收藏品带进来,但靠着他和母亲和洗衣房卡车司机的帮忙,我还是替他弄到了他想要的东西。我告诉我:你一定是疯了,才会想在这个满是盗贼的石头旅馆中收藏钱币。他看着我微笑说:“我知道该把钱币藏在哪里,绝对安全,你别担心。”他说得没错。直到一九六七年他死于脑瘤时,他所收藏的钱币始终没有现身过。

我试过在情人节节设为狱友弄到巧克力;在圣帕迪日为一个叫欧迈利的疯狂爱尔兰人弄到三杯麦当劳旁的那种绿色奶昔;我甚至还为二十个人放映过午夜场电影,片名分别是《深喉》和《琼斯小姐体内的魔鬼》(这些都是色情片,他们一起凑钱租片子)……虽然我因为这些越轨行动被关了一周禁闭,但要维持“神通广大”的英名,就必须冒这样的风险。

我还能弄到参考书和黄色书刊、会让人发痒的粉末之类的恶作剧新奇玩意儿,甚至替被判长期徒刑的家伙弄到太太或女朋友的内裤……我猜你也知道这些人究竟如何度过如刀割似的漫漫长夜了。这些东西并非免费的,有些东西代价不菲。但我绝不是光为钱来干这些事。金钱对我又有何用呢?我既无法拥有一辆凯迪拉克,更不能在二月天飞到牙买加去度两个星期假。我这么做的理由和市场一流肉贩非新鲜肉品不卖的理由是一样的,只是为了维持英名不坠罢了。只有两种东西,我绝对不碰,一是枪械,一是毒品。我不愿帮助任何人把自己或其他人杀掉。我心上的杀戮已够多了,终我一生,我不想再干任何杀人的勾当。

我的商品目录可说是无所不包,因此

当安迪·杜佛尼在一九四九年来找我,问我能否把丽塔·海华丝丽塔·海华丝(Rita Hayworth, 1918—1987),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好莱坞著名性感女星弄进监狱时,我说没问题。确实没有任何问题。

安迪在一九四八年到肖申克时是三十岁,他属于五短身材,长得白白净净,一头棕发,双手小而灵巧。他戴了一副金边眼镜,指甲永远剪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我最记得的也是那双手,一个男人给人这种印象还满滑稽的,但这似乎正好总结了安迪这个人的特色,他的样子老让你觉得他似乎应该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他没进前来,是波特兰一家大银行的信託部副总裁。在保守的银行界,年纪轻轻就坐上这个位子,可说是前程似锦。尤其在新英格兰这一带,保守的风气更是十倍于其他地方;除非你是个精神萎靡的秃头中年人,不时整整西装裤上的线条,惟恐不够笔挺,否则很难得到当地人的信任,让他们把钱存在你那里。安迪是因为谋杀了老婆和她的情夫而被关进来的。

我相信我说过,监狱里每个犯人都声称自己无辜。他们只是碰上了铁石心肠的法官、无能的律师、警察的诬告,而成为受害者,再不然就是运气实在太坏了。尽管他们手按《圣经》宣誓,但却口是心非,像电视布道家那样信口开河而已。大多数囚犯都不是什么好人,无论对自己或对别人,都没什么好处,他们最大的不幸,就是被生到这世上来。我在肖申克的那些年中,尽管许多人告诉我他们是无辜的,但我相信其中真正无辜的人不超过十个,安迪·杜佛尼就是其中之一。不过我是经过了很多年才相信他的无辜,如果一九四七到四八年间,波特兰高等法院审判他的案子时我也是陪审团的一员,我想我也会投票赞成将他定罪。

肖申克的救赎

斯蒂芬·金著

生命中任何一次探索,从本质上讲,都是成功的。没有人能够控制和夺去的东西就是你的态度,这是唯一一项真正属于你的权利。